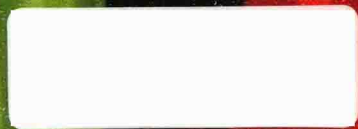


飞地

阿贝尔 著

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飞地

阿贝尔
著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飞地 / 阿贝尔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7. 6
ISBN 978-7-5360-8199-4

I. ①飞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0065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策 划: 朱燕玲
责任编辑: 夏显夫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封面设计: 刘红刚

书 名	飞地 FEI DI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	18.5 1插页
字 数	280,000字
版 次	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第一章

飞 地 / 1

第二章

旅行家 / 46

第三章

鹿耳韭 / 102

第四章

汉阳造 / 161

第五章

夺补河 / 224



第一章 飞地

民国二十三年，我到了一个飞地，名叫阁阅，白马人叫圪圪，是王土司的辖地。王土司的辖地在白马路和黄阳关，紧挨着雪宝鼎，包括整个黄羊河一条河、夺补河一条河，然而，飞地离龙安只有六十里，在夺补河与涪江的交汇处，周边都是汉区，居民也都是汉民——准确地说是汉化的番民。

看得出，飞地从前是一个白马人的寨子。这个从前，自然是几百年、上千年。我就是不去看府志上的记述，也能感觉到小镇的异族风情。

我没有关于时间的概念。好像飞地也不是时间的久留之地。不是表面太光滑了，留不住时间，就是什么地方有个暗洞，像金槽子，把时间漏掉了。

飞地上时间被吞的事件还真是不少，不说口口相传的，不说野史记载的，单是府志记载的就有好几处。成了猫的女人，成了仙的树，成了精的畜生东西，还有人和动物的死，都是吞噬时间的嘴巴和喉咙。我不太信这个。我记不到时间，是因为我没有关于时间的概念。

我对飞地一点都不熟悉，除了从黄连溪到葫芦溪那一段官道和下街子

的幺师馆子，其他地方都还是完全陌生的。皮影堂去过一回，被大佑拉到门上，没有进去。脑壳都钻进口口的布帘了，又退了出来。卫生所去过一回。不是去抓药，是去找柴医生拿一个方子——也是跟大佑一路。

大佑也是外地人，比我早到几天，但对飞地已是相当熟悉了。他是旅行路过，被飞地吸引，租下了卫生所旁边的一间客栈。有人说大佑叫卫生所的药剂师迷倒了，我怀疑迷倒他的是天生桥桥头裁缝铺的小裁缝。我几次路过，都看见大佑坐在裁缝铺的案板上，和小裁缝有说有笑，手里玩着裁缝专用的大剪刀，咔嚓咔嚓，吓得小裁缝直是朝后仰。小裁缝越是朝后仰，胸脯就越是凸出来。我还看见大佑穿小裁缝帮别个缝的长裙，戴一种叫沙尕的毡帽，帽子上还插根白鸡毛，在小裁缝面前跳舞。

大佑带了很多的盘缠，出手大方，飞地上的人个个喜欢。

我还没见过卫生所的药剂师，只是有所耳闻。那天去拿方子，只走到柴医生的诊室。听说卫生所有一个后院，堆着木头，也种了很多花，药房也在后院。我时常会去想药剂师的模样——穿了白大褂和脱了白大褂的模样。她在院子里浇花、赏花，坐在木掇子上晒太阳，或者在太阳底下晒药、择药。她有一副古旧光滑的刀凳，有一把锃亮的小铡刀。木掇子码在后院的空地上，看样子是没有人要了，日晒雨淋已开始长耳子。听大佑讲，有一条小路通往卫生所的后院，只是要走天生桥下面过——得是枯水期。

我住的客栈是几间砖木结构的平房，后窗外面的几棵苦楝树印象深刻。我一住进去就注意到了它们，还有它们脚下几十丈高的陡崖，以及陡崖下奔腾的溪流。午饭后总有一段无聊的闲暇时光，供我开开后窗，爬上去，坐在窗台上看树听水响。苦楝树已经落了很多叶子，把后檐沟和崖壁都盖了一层。也有槐树和青杠树的叶子。一只叫不出名字的鸟在落叶上跳着觅食，面颊潮红，尾巴翘上了天。从苦楝树爬上后檐的野藤也枯萎了，叶子卷曲变黄。溪水比起我刚来时陷落了许多，响声也小了些，一些原本淹没在浪花中的花岗岩现了出来。

对后窗外苦楝树的亲近，并不能改变我对整个飞地的陌生感——是怎样一种陌生感我也不好讲。它看得见，但又是在黑暗的笼罩下，看了就看了，不能转化成印象。不要说感官，就是记忆与经验也无法确定它的边

界。上街也能看见走马灯似的人，披蓑衣的、戴斗篷的、裹脚的和放了脚的、骑马的和行乞的、穿长衫的和穿短褂的……回到客栈，一切都消失了，什么印象都没有，想象（不是记忆）中扁担一样的小街仅仅是一段流淌着青苔和荨麻的河床。

午睡的时候有一点印象，但也只局限于客栈周围，且是隐隐约约的。有昏昏太阳照进窗户，半梦半醒中听见打皮球的声音，嘭、嘭、嘭——皮球该充气了。葡萄架下有女人说话的声音，显得很远，像是隔了条河。拐角的厨房里抬饭簋子的声音、滴水的声音，都显得不真实，有一点在现实中找不到的寂寥、稀薄的感觉。时间变得荒疏。

在卫生所的药剂师尚未成为我在飞地上的真实时，我的真实便是长在厨房当头的那棵柿子树。苦楝树也是一种真实，但仅仅是作为一种背景和闲暇时光中的托物。柿子树不一样，我在等饭吃的时候爬上去，摘下一一些柿子，分送给等饭吃的人。当然是把柿子。没把的柿子不能直接吃，需要酒装。大佑有时就拿柿子搞恶作剧——专挑硬柿子给旅行家吃，一口咬下去，涩得嘴巴张也张不开。有一位从大城市来的，从没见过柿子，多吃了两口，一整天都张不开嘴，到了晚上只好去卫生所找药剂师，在舌苔上涂了层药膏。

柿子树有一种干练的精神，每次见到总感觉它在暗示我、激励我。也可以说是在羞辱我。在我的理解中，柿子树是瞧不起我们这些等饭吃的人的。也是，我们整天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聚在一起一边等饭吃一边卖嘴白。

迄今为止，等饭吃是我在飞地上唯一的事。别的人我不晓得，也不好猜测，但看得出，他们和我一样，除了等饭吃再也没别的事了。那些路过的旅行家除外，他们等饭吃是为了储存热量上路。

大佑是介于旅行家和纯粹等饭吃的人之间的特例，他如果只是在飞地上住一段时间，不去土司衙门申请永久居留，他就是旅行家，即便是真的被小裁缝迷倒，甚至上床。

等饭吃的时候，我们就坐在门口一根早已被屁股磨得光光的长木上，看老田家的鸽子啄食或起起落落。男的坐一边，女的坐一边。女的神经质，一只鸽子腾飞或一粒鸽粪掉在身上，都会尖叫。大佑有本事把鸽子叫



到面前来喂石子。女人们害怕，都要站起来，退到老田家门口的芭蕉树背后去。女人们后退的时候不看脚底下，时常会踩到烂柿子摔倒。

我不爱闹热，又怕女人多的场合，只好进屋去看炊事员炒菜。炊事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在我眼里并不算得女人，也没有孃孃婶婶的感觉。我看她切肉，往锅里使油，煎自制的辣子酱，再往里倒肉、使盐、使花椒面。很香。油从肥肉里渗出来，在锅里噼里啪啦炸响。炊事员在案板上切佛手瓜，我拿起锅铲帮她翻肉。

“注意到，看油煎起来把你烧到了！”炊事员说。

其实油已经把我烧到了，手背上、颈项上。我丢了锅铲，退到水缸边。

不等菜出锅，人都进来了，把灶台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“师傅的手艺真的好，炒的菜不说吃，闻到喉咙管里就开始拉棕绳了。”大佑说。

“究竟是拉棕绳，还是拉箠绳？”一位背着画框的有着异族长相的女旅行家调侃大佑说。

大佑说：“箠绳就算了，会把喉咙割起口子。”

“那就是拉裤腰带了！”女旅行家说，惹得满堂大笑。

女旅行平胸，长腿，青胡茬儿，看上去有点男性化。我想她很可能就是后来背包族的始祖。

菜起锅舀到瓷盆里，我就出去了。都围着看炊事员分菜，我一个人坐回长木看鸽子，看柿子树上所剩无几的柿子。我想象得到炊事员把盘子一个个摆好，摆在案板上、灶台上，再一瓢一瓢把肉分在里面。分完之后，再目测，从分多了的盘子里挑出一两片加在少的里面。炊事员的目测总是成问题，常常使多的更多、少的更少。有时候，女旅行家也出来坐，但她不看鸽子和柿子，看随身带的一个小本子。我瞅了瞅，本子上画的都是飞地上的人和房子。

在我看来，十几个人同时围在厨房选一份肉是一件残忍的事。到底哪一份多，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反应——手也要做出反应，是相当艰难的。经常发生两个人同时看上同一份肉并伸手去抢的事件。多么幽默……也有看走眼端了少的，回来重新换的——说不定等不及，已塞了一片在嘴里。

二

后窗外的溪水枯了，是不是枯到了可以走天生桥底下过我不知道。几天不见大佑了，我积攒了一些问题要请教他。比如，还要在飞地上住多久、何时动身、小裁缝到底爱不爱他……小裁缝天天都开着门，在照进屋的秋阳里埋头缝纫，几乎看不见脸；但那小蛮腰是小裁缝的，丈量、剪裁的动作是小裁缝的，走近了散发出的味道是小裁缝的。我几次走进去想问她，都欲言又止。

飞地上的夜晚是最难熬的。没有电灯，没有煤油灯，只有清油灯和一种土制蜡烛。一根蜡烛燃尽，当中要熄几十次。蜡烛里有水，燃起来没完没了地炸裂，书也不能读。打盹儿的时候被炸裂声惊醒，抬头看一看漆黑的窗外，会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微缩成了一根毛发夹在化石里。

在找大佑的这几天里，我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——张槐李。

话得从皮影堂外面的一块墓碑说起。那是一块断碑，上面还沾着泥，除了被泥遮盖的几个字以外，其余的字都很清晰，可一个都认不得。不是汉字，也不像藏文。问过路的人，问义学里的老先生，都不认得，都说“去问张槐李吧”。去画包下面的坟地转了转，又发现了几块刻着那种文字的墓碑。扛回一块，拿到溪水里洗干净，摆到幺师馆子门口供人识别，有人又提到张槐李。

“张槐李是谁？”我问幺师，半天不见回答，才发现幺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灶孔里的火嚯嚯嚯地笑着，铁锅里的蒸笼大冒小烟。“张槐李是谁？”我轻脚轻手走进去摇醒幺师。幺师睁开眼睛看着我，还是懵里懵懂的，好像面前这人并不认得。我又问了一句，她这才清醒了点，迟疑了一下，朝悬吊在馆子与里屋间的门帘指了指。因为是冷场天，街上寂寥，馆子里也寂寥，好像混杂了柴烟味和肉味的空气里到处都是瞌睡虫。

我走到门帘前，回头望着幺师，幺师点了点头，我这才撩开门帘。

屋内的光线很暗，暗得几乎看不清有什么物件。我眨了眨眼，等眼睛适应，慢慢地才看见大木床、蚊帐、老式壁柜、神案和神案上的钟摆。耳朵也适应了，听见了钟摆的声音和一个人沉沉的气息。最后在壁柜当头的一张躺椅里找到了一个人。

“你可以进来。”我听见躺椅里的人对我说。显然，他早已看见了我。

“我就不进来了，就站在这儿说。”我说，“请问，张槐李是谁？”

“你是说张槐李？张槐李是个人才，可惜了……”里屋的人没把话说完，我一直等着，等到最后，都只是沉沉的气息。

我没有敢再问。躺椅里的人那么老，声音也那么老，身体瘦小得像一件褴褛的童衫，我怕说多了一口气接不上来。

我往出走时，遇见幺师拿了抹布正在擦她刚才流在桌子上的一摊口水。我把墓碑从街边扛进馆子立在门背后，叮嘱幺师帮我照看几天。

“你不坐坐？蒸肉好了，我端一碗你尝尝。”幺师说，“今天蒸肉里加了虫草。”

我说不了，今天不了，今天我要找张槐李。

“张槐李爱喝酒，喝醉了爱晒热头。”幺师说，“记到，他戴了顶博士帽。”

从皮影堂经过的时候，我听见里面正在耍皮影，有锣鼓，有唱腔和对白，有稀稀拉拉的掌声。不知道从啥时起，我就觉得皮影堂有一个通道，不只是飞地上的皮影堂，到处的皮影堂都有一个通道，不是看得见的可以容身的地道，是我们想象的或者说来世的通道。

我驻足在那块糊了泥的断碑前面，觉得通道口就在断碑的后面。挪了挪断碑，它的后面只有两条蚯蚓，并没有洞穴，连窄小的缝隙也没有。蹲下来再一次揣测断碑上的字，依然觉得是天书。天书，却不是天然的书写，依然是人所为，依然是某某具体的人所为。这个人，也是我们消失了的自己。而今，我们在飞地上遇见，却已经不认得。

在街上问了几个人，都是笑而不答，都像是认识张槐李，只是不好讲、不便讲。我骑在天生桥的石栏上揣摩他们的笑意，揣摩出两种可能——要么，张槐李是一个谎言，飞地上的人都知道，只是像我这样的外来者不晓得；要么，张槐李真有其人，且是一个钉子甚至刀子一般的人，都不愿去碰他。

天生桥下的溪水明显地小了，露出水的花岗石周边停留了很多树叶。我探出头去看桥底下是否可以过人，身体失去了平衡，连晃几下，差一点

掉了下去。

走到裁缝铺的窗户前，还是看不清小裁缝的脸。她埋头专心缝纫的情景，在她背后不断加深的光线衬托下，像是一幅未完成的油画。

我挡住了她的光线，她毫无察觉。我轻声咳嗽，她也没听见。我一时找不到理由打扰她，又去街上转了转，买了几尺青丹布，这才走进去。

远远地看见油画中人，不免有些动心，不能自己地要去把她与未曾谋面的药剂师想到一块儿。小裁缝是温婉的美、世俗的美，药剂师会是怎样的美呢？

不声不响地走到小裁缝面前，把布卷放在案上。抬起头来的，居然不是小裁缝，而是一位脸上长有雀斑的姑娘。“缝衣裳的话，这点布够不到。”姑娘拿骨尺丈量过布，对我说。我告诉姑娘，我不是缝衣裳，是做褙褙。“做褙褙？”姑娘咕哝着，不像是在问我。“做褙褙也不够吗？”我问姑娘。姑娘刚才还是满脸茫然，突然就涨红了脸，说：“哪里，哪里呀，我是不晓得，褙褙是什么。”

褙褙是什么？我怎么跟姑娘讲？

“你要缝褙褙？”这时候，从里屋传来一个声音。差不多是童声。很好听的女童声。接着，走出一个袅娜的女子——小裁缝。

小裁缝为我缝褙褙的时候，我一直等在那儿。看她拿白墨划线，剪裁，最后缝纫，觉得她不只是一个裁缝，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家，她缝制的褙褙，包括每一个针脚，都是艺术品。其间我们也谈起飞地上的一些人事，诸如么师的拿手菜、皮影堂的新节目、土司招募勇士剿匪的布告。顺便也提起张槐李，可是她的态度跟街人没有两样，笑而不答，仅仅是她的笑里多了一点温婉的成分。

摆到大佑，小裁缝说他是一个活宝，可以把活人笑死、把死人笑活。我一直在观察小裁缝的眼帘和脸颊，我希望它们脩一下变得酡红。

三

为了下到天生桥下面去，我走了好长一段路。后来才晓得，裁缝铺后面有一个石梯路可以下河。

溪水枯是枯了，但桥底下的石条还没有露出水，要想从桥下经过，得

脱了鞋涉水。

太阳出来了，桥下面的光线明亮了许多，溪水和一串串漂浮在水面的木叶也变得明亮了。桥边石缝里的野莽花，远处河坎上的椿树、槭木树也明亮起来。我忘了应该是什么时辰。抬起头，看见湛蓝的天和悠闲的白云。

脱了鞋提在手上，战战兢兢地涉水。水是融雪，脚板浸在水里犹如刀割。

过桥上岸，坐在小径上方的一片枯草里晒脚，一边晒一边搓，直到恢复知觉才穿上鞋袜。小径下方是一片乱石窖，大的石头有几间房子大，可以想见大洪水时代泥石流的气势。

沿小径前行，穿过一小片槭木林，上到一块台地。台地一台接一台，一台高过一台，里面种着白菜、萝卜，都水灵灵的。

不经意回头望去，天生桥被甩在了远处，溪水也已经在脚下。虚起眼睛看阳光下的飞地，白菜、萝卜自然被忽略了，连绵的山峰还是秋天的景色，漫山遍野的红叶把整个天空都染成了暖调子。

绕过一道弧形的石墙，推开一扇已经有些朽损的木门，进到一个院子。院子里安安静静，只有几只麻雀在木橐子上跳。阳光下麻雀的寂寞，一目了然。木橐子的一边，立着酒盅粗细的一棵橘子树。

我想，这便是传说中的卫生所的后院了。

转到木橐子的另一面，发现寂寞的不只是麻雀，还有躺在木橐子上的一个人。他睡着了，也不好说就是寂寞。走近了，才看清是个老人，穿一件又脏又破的长袍，戴副眼镜，蓄着山羊胡子。要不是眼镜在阳光下反光，他就是一条遗弃在木橐子上的长袍——身体是完全可以忽略的。

我四下看看，没看见还有人，只是闻到了一股酒味。两样女人的用品晾在墙边一棵光秃秃的玉兰树上，还在滴水。

我爬上木橐子，在距离那人一丈远的地方坐下来，脱下外套。从天生桥一路上来，我已经出了毛毛汗。

那个人的确是喝醉了，嘴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，脸上、山羊胡子上沾着呕吐物。我看一眼那人，又去看一眼玉兰树上水长滴的女人用品，由它们滴水的样子想到了它们派上用场的样子。

从那个人嘴里散发出的酒味并不是很浓。淡淡的，有一点吧。只有起风的时候，我闻到的酒味才会很浓。

一只麻雀跳到了那人的嘴边，又跳走了。或许是一只女麻雀，闻不惯酒味。看得出，麻雀飞到院子里来，也不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，也仅仅是因为寂寞。当初看见麻雀跳到那人的嘴边，还担心麻雀啄食胡子上的饭粒时啄到了他的嘴唇。

有一会儿，我从木橐子上下来，绕到前面。前面正对着的是几间瓦房，瓦房有一模一样的门窗，我猜不到药房在哪一边，药剂师住在哪一边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那两扇漆得朱红的门，说不准它什么时候就突然开了，走出穿白大褂的药剂师来。药剂师看见坐在木橐子上的我会怎么想？看见邈里邈远的喝醉酒的张槐李又会怎么想？她会是怎样的一种表情？看我的时候，她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眼神？她会不会若无其地绕过木橐子、绕过我，走到玉兰树下收她的用品？我会不会把她吓一跳，让她感觉到特别紧张，或者特别害羞，手足无措，甚至转身回屋？要真是这样，我在她眼里成了什么？她会不会尖叫，转身跑回屋，砰然关门、闩门，然后摁住胸口靠在门背后大口地出气？

双扇门没开，自然不会有药剂师出来。我又去看窗户，想象窗户突然从里面打开，药剂师站在窗前，白大褂把她的脸映衬得白里发蓝。药剂师不时朝院子里张望，先看见她晾晒在玉兰树上的用品，之后才看见橘子树下的麻雀和木橐子上的我。药剂师有一双长睫毛、深眼眶的黑眼睛，看人的目光深邃、忧伤。如果她是一个大方的女子，她会主动叫我，从窗户里朝我招手，或者拉开门出来，陪我在木橐子上晒太阳，为我讲述飞地上的近事远事。

没有等到药剂师出来，我重新爬上木橐子。

现在，我可以确定木橐子上喝醉酒的人就是张槐李了。我在木橐子下面的一株半死的美人蕉旁边捡到了他的博士帽。我把博士帽顶在张槐李的脑壳上，看见他睁开了眼睛，但神志依旧不清，嘴巴里依然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。我俯下身子，轻轻地摇了摇他。我想的是把他摇醒，请教一下他墓碑上的那些字。要是他能跟我去一趟皮影堂和幺师馆子，指着墓碑给我讲解，那是最好不过的。可是，无论我怎么摇也没能把他摇醒。他睁着眼

睛，却啥也看不见。我不甘心，猛摇了几下，没想到把他肚子上的酒摇出来了，混杂着没有消化的饭菜，一股股从嘴角淌出来。几乎同时，尿也一股股流出来，透过磨损的长袍可以看见裆下的涌泉之势。尿顺着两只腿杆斜流下来，刚好浇在一丛新发的木菌子上。

我是没一点办法了。我从木橐子上下去，咚咚咚地敲开了神秘的朱红门。朱红门里并不见我白日梦中的药剂师，只有一位正在加工药料的包黑丝帕的男子。外面的阳光太过明亮，药房里的光线反倒较实际暗了很多。我把醉酒的张槐李指给药房里的男子，男子听了一点不显得惊诧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看来，张秀才还是没救了。”然后拿了几苗葡萄枝一样的草药，跟我去了木橐子。

“你晓不晓得张槐李是干什么的？”男子问我。

我答不上来，等着听男子的下文，男子却不讲了，问起了我：“你是从飞地上过路的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我叫他说说张槐李。

男子说：“张秀才啊！有啥好说的？打了一辈子墓碑，喝了一辈子烂酒，而今成了废物！”

“飞地上的人都说张槐李识得古碑上的蛮文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我问男子。

“我也不是本地人，我到飞地上还不满一年。也只是听人说。”男子说着，把草药喂进了张槐李半张的嘴里。

那该是怎样一种神奇的怪怪的草药！

张槐李显得平静了。眼睛、嘴巴、裤裆里，都显得平静了。太阳也显得平静了，空气里少了热辣，有了一点凉。男子与我坐在木橐子上谈起了大佑，谈起了他自己。男子本是龙安的人，算起还是土司的远亲，只因与卫生所的药剂师成婚，才屈身到了飞地上。

“药剂师总是本地人？”我问男子。

“也算吧，她母亲是过去飞地上大头人的后人，父亲是政府军采金队的一个营长。”男子说，“准确地讲，她是一个混血儿。”

男子包着黑丝帕有些显老，现在摘下帕子，显得年轻多了。

“我记得，包帕子是羌人的习俗，莫非你是羌人？”我问男子。

男子说：“几百年前也许是，谁说得清楚？”

说话间，张槐李像是酒醒了，缩在长袍里的身子抽动了几下。那样的抽动，又像是风吹动的。

我几次想问男子药剂师到哪里去了，都觉不妥。我觉得会有奇迹发生，没准儿就在我与男子从木橐子上下去的时候，或者在橘子树下话别的时候，药剂师端着簸箕，从开着的门悄然步出，或者走窗前晃过，淡然一笑。

男子与我把张槐李扶下木橐子，送出后院。我问起墓碑上的蛮文，张槐李好像什么都不记得。我还以为张槐李真的是个考古学家，谁知只是一个酒鬼。

男子送我到卫生所的前院，前院也没有一个人，柴医生的诊室已经上锁。走到门楼下面，男子悄悄告诉我，他到飞地上来其实不是为了和药剂师成婚，而是为了达瓦山下的金子。

四

达瓦山下面的金子，府志里是有记载的，从宋朝到民国，采金的事都从未间断。有一次等饭吃的时候，大佑讲到过达瓦山下古人遗留下来的密密麻麻的金洞子。大佑是否去过达瓦山看过那些金槽子，我不敢肯定。府志里说达瓦山下的沙金都是土司给朝廷的贡金，并把它们比成葵花子、南瓜米。大佑讲的时候，还将我拖到老田家门口的芭蕉树前面，指着东北方一座驼峰形的山说那就是达瓦山。

傍晚时分，我锁了门正要去么师馆子喝二两，大佑突然从厨房前面的柿子树底下冒出来，没等我喊他，他倒喊起我来：“不等饭吃了？莫非要去打馆子？”我说：“你跑哪里去了？我天里地里找不到。”“找我干吗？我们穿的又不是一条裤子！”大佑说。“找你是想打听一点药剂师的事。”我说。

听说药剂师，大佑的脸颊泛红了，脖子上的乌筋开始抽搐。这不是我要的结果，但遇到这样的结果，也未必是什么坏事。

“药剂师怎么啦？她不过是别人的女人罢了。”大佑说。

“别人的女人，提起她，你为啥脸红？”我说。



“我脸红了吗？我怎么不觉得？”大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他应该是能够感觉出滚烫的。

在幺师馆子里坐下，我叫幺师把蜡烛换成清油灯，幺师说，清油炒菜都不够了，哪里还有拿来照亮的。

点的都是幺师的拿手菜，我叫不出名字。大佑问幺师菜名的时候，我也没去记。我的脑壳里一会儿是小裁缝，一会儿是药剂师，一会儿又是达瓦山下暗河里黄斑斑的金子。桌子上有荤有素，应该都是飞地上的山珍。酒过三巡，我要了幺师推荐过的虫草蒸肉。咸味的，软而不腻，肥瘦兼搭，味道是豪门客栈的大厨也赶不上的。

菜上齐了，幺师也过来陪我们喝酒。幺师是那种健壮但一点不显臃肿的女子，就像我在卫生所后面的台地里看见的萝卜，尽管天天跟油烟打交道却依然水灵。有一点我没想到，那便是她喝酒的样子很是腼腆。

外面很快黑了下来，渐渐地也听不见有人走动了。土蜡烛熄了一次又一次，幺师不住地对我们说怠慢了怠慢了。扎着围裙的幺师连声说怠慢了的样子羞涩而谦卑，一点不像是飞地上的人。我和大佑都不把她的致歉当回事，只是要她干一杯再干一杯。

“缺不缺点啥？要是缺啥，我起身给你们弄！”幺师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说，一点不像醉了。

“菜不缺了，酒不缺了，要说缺啥，就是缺人了。”我说。

“缺人？缺哪个人？”幺师有些不解。

“有本事的话，去把桥头上的小裁缝叫来！”大佑说。

没过多久，幺师便把小裁缝由黑夜里带了进来。幺师走的这会儿，我和大佑把壶里的酒喝光了。我有一点醉了，看小裁缝像是在看一幅画卷。我有点搞不懂大佑的意思，叫小裁缝过来，是要慰藉我还是慰藉他自己。刚才大佑与我喝酒的时候没有谈女人，谈的是达瓦山下的古河道和古河道里的沙金。大佑说，古河道里金沙参半，金子是可以随便拿碗舀的。“赖在客栈不走，是不是就为了那些金子？”我问大佑。大佑不答，只是笑。笑过，将嘴凑到我的耳边说：“谁说是？我是为了小裁缝！”

幺师要小裁缝在她刚才坐过的板凳上坐下，小裁缝有点犹豫。我和大佑都是一个人坐根板凳。我知道小裁缝不会来跟我坐，但还是本能地往边

上挪了挪。

那天晚上，小裁缝自始至终都没有喝一口酒，她一直做着一一种罕见的矜持状。不过，每次斟酒，大佑都要求把她面前的杯子满上，他替她喝。自然，大佑第一个喝趴在桌子上。

如果没有什么秘密需要保守，小裁缝是大可不必这样清醒的。

扶大佑走到街上，感觉身体一阵透凉，抬头看见满天繁星，犹如萤火虫一般闪亮。这飞地上的夜空，越看越像是一片宁静的海洋。我搀着大佑走一步退两步，小裁缝跟在后面一言不发。回头看见么师还站在街边，怀里护着烛光，远远地目送我们。突然记起下午新缝的褙裙，我丢开大佑踉踉跄跄回去拿，没想到撞上了小裁缝。几乎在小裁缝尖叫的同时，我听见了大佑倒地的响声。

么师馆子里没有褙裙。么师说她一点都没有褙裙的印象，要是带了，不会没有一点印象。土蜡烛不熄了，也不炸裂了，连同烛台端在么师手上，只有么师不注意朝它出气的时候，光焰才跳跃几下。烛光把么师结实的胸脯和喝过酒的面庞映照得逼真，有一瞬间，我产生了要扑上去的冲动。

与小裁缝联手，费尽周折才摸黑把大佑弄回他下榻的客栈。小裁缝点了灯去看大佑，他醉得人事不省，有一些翻白眼。我也醉了，能听见脑壳里血淌的响声，胃里也捣腾得厉害。

“你要是喝，他不会醉成这样。”我对小裁缝说。

“我去隔壁卫生所敲敲门，看能不能拿点醒酒药给他吃上。”小裁缝说，“我们不能这样就走，他会醉死的。”

送小裁缝下楼，在黑暗中又看见了繁星。空气已变得寒湿，想必蔬菜和枯草上已开始结霜。在我酒兴发着的视线里，星光下的街道是一段有形的空无，就像我们走过或将要走过的旅程。至于飞地，它是一艘船，或一页纸书，对于我，有着与土著居民截然不同的意义。么师是土著居民，小裁缝是土著居民，未曾谋面的药剂师不算土著居民我不知道。药剂师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，也是一种意义，对于我，她的价值在沙金之上；对于大佑和她委身的男子，或许只是一种假借。

小裁缝没能敲开卫生所的大门，在客栈的木楼下喊我，说她有办法到